

<<陆游评传>>

图书基本信息

<<陆游评传>>

内容概要

陆游是南宋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和伟大的爱国诗人。

恢复中原、统一祖国是其一生思想的核心，也是其诗歌的中心内容。

本书梳理并重新考订了陆游的生平事迹；对其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其他诸方面思想表现，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；对其文学思想与文学成就也作了简明评介。

本书注重背景的勾勒，意在截取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画面，从中展现与评价陆游的思想风貌，并透析其悲剧性命运。

<<陆游评传>>

作者简介

邱鸣皋，江苏丰县人，1938年生。
1964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，留校任教。
先后任中文系主任、副院长、院长。
现为该校中国古代文学教授。
古籍研究所所长，并任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。
著有《舒岳祥年谱》、《张炎评传》等。

<<陆游评传>>

书籍目录

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》序前言第一章 在大动乱时代里诞生与成长 一 丧乱奔窜中的童年 二 爱国主义思想的萌芽 三 诗歌生涯的开端第二章 初入仕途的坎坷 一 步入仕途时的政治背景 二 从宁德主簿到福州决曹 三 临安三年的史官生涯 四 爱国主义思想的新发展 五 从镇江到隆兴 六 罢归山阴第三章 生命之旅的里程碑 一 入蜀与通判夔州 二 从戎南部 三 盘桓蜀中第四章 仕途上的再三坎坷 一 从建安到抚州 二 再次罢归山阴 三 从严州到临安 四 蛰居山阴十三年 五 最后的起用第五章 寂寞悲愤的最后七年 一 生存环境与隐逸情趣 二 开禧北伐的兴奋与悲愤 三 对国家统一的最后呼唤第六章 以儒学为主体的哲学思想 一 尊儒崇经 二 出入道释 三 天人观与生死观第七章 以“美政”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一 对美政的构想 二 提出美政的思想基础第八章 以“恤民”为神髓的重农思想 一 浓厚的感情基础 二 深层的理性思考第九章 以“气”为灵魂的文学思想第十章 彪炳千秋的文学成就索引后记

<<陆游评传>>

章节摘录

其三，规模与养气。

规模，是指诗的气概、气象，也指诗的格局。

养气，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说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，即指要涵养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。

此皆诗外之法，而为造就伟大诗人所不可或缺者。

在中国的诗歌创作中，本有“诗言志”的传统。

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胸襟志趣不同，阅历遭遇不同，学识才气不同，诗亦不同，从而表现出诗的个人性。

陆游自幼读诗，对这一点是应当知道的。

但在师从曾几之前，不一定能与自己的诗歌创作结合起来。

否则，他就不会专搞“藻绘”了。

曾几曾以具体的诗例向陆游说明诗与诗人心志、气质的关系。

《老学庵笔记》卷四记载了茶山先生的一段话：“徐师川拟荆公‘细数落花因坐久，缓寻芳草得归迟’，云：‘细落李花那可数，偶行芳草步因迟。’

初不解其意，久乃得之。

盖师川专师陶渊明者也。

渊明之诗，皆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，如‘悠然见南山’，东坡所以知其决非望南山也。

今云细数落花，缓寻芳草，留意甚矣，故易之。

又云：“荆公多用渊明语而意异，如‘柴门虽设要常关，云尚无心能出岫’。要字能字，皆非渊明本意也。

曾几的这种分析，确能切中诗人心志、气质而人其微。

这种分析对陆游后来的一些隐逸诗、田园诗可能起过作用。

但曾几所要求于陆游的是要在诗中表现开阔宏大的规模和浩然之气。

作为诗人，要写出不朽的诗篇，必须要有远大的志向和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。

这是他在师从曾几之后才逐渐明白的。

这一要诀，陆游受用一生，在诗歌创作中贯彻之、实践之，并一再宣称“文以气为主”，甚至说“谁能养气塞天地，吐出自足成虹蜺”（《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》）。

到了晚年，他又把这个法宝传给他的儿子，《示子遯》云：“汝果欲学诗，工夫在诗外。”

可见他对这个诗外之法是何等地重视。

当然，陆游所说的“工夫”，涵义要更广泛，远远超出了吕本中、曾几所强调的内心体悟，而是包括了生活实践、社会活动以及对这些实践活动的体验，这已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创作态度了。

这里还要说明的是，上述诗外之法，并非吕本中、曾几的创见，而是中国诗歌理论中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，而且吕、曾二人的诗歌创作也都没有达到这一理想高度。

只有到了陆游手中，由于各种因素，特别是陆游将这种诗外之法与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相结合，从而才产生了巨大的作用，造就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伟大诗人。

在陆游师从曾几的十余年中，师生关系十分融洽。

曾几称陆游为“陆子”，或称其字“务观”，在现存《茶山集》中，写给陆游的诗共6首，其《陆务观效孔方四舅氏体倒用二舅氏题云门草堂韵某亦依韵》云：“陆子家风有自来，胸中所患却多才。

学如大令仓盛笔，文似若耶溪转雷；襟袍极知非世俗，簿书那解作氛埃。

集贤旧体君拈出，诗卷从今盥水开。

可见其对陆游的高度重视。

而陆游则是终生回忆着曾几，他在开禧二年八十二岁的时候，还为曾几的诗稿题跋，文曰：“河南文清公早以学术文章擅大名，为一世龙门。

顾未尝轻许可，某独辱知，无与比者。

<<陆游评传>>

士之相知，古盖如此。

方西汉时，专门名家之师，众至千余人，然能自见于后世者寡矣。

扬子唯一侯芭，至今诵之。

故识者谓干人不为多，一人不为少。

某何足与乎此？读公遗稿，不知衰涕之集也。

”(《文集》卷三〇《跋曾文清公诗稿》)对老师感情之深，亦灼然可见。

有人认为，曾几之出名，是因为沾了陆游的光。

其实，曾陆两人是相得益彰的。

曾几的指点，使陆游认识了诗的真谛，对陆游的成名无疑起了很大作用；而曾几的扬名，与陆游诗声显赫亦不无关系。

陆游由玉山入浙，大约于五月中下旬回到了故乡山阴，住进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三山新居。

陆游在镇江任上时就已预料到自己必不为官场所容，亟须预作罢官回乡的准备，因而他从俸禄中省出一部分，在山阴镜湖旁的三山造了一处住所。

他在后来写的《春尽遣怀》自注说：“予以乾道乙酉(元年)卜筑湖上。

”其诗《家居自戒》又云：“曩得京口俸，始卜湖边居。

屋才十许间，岁久亦倍初。

”而《幽栖》诗自注又说：“乾道丙戌(二年)始卜居镜湖之三山。

”陆游的用词，始建曰“卜筑”，人居曰“卜居”。

三山新居在山阴县西九里许，镜湖北渚。

镜湖与三山，俱为山阴风景区，长湖如带，水面如奁镜，青山如碧，排列似插屏，白水翠岩，互相映发，如图如绘。

陆游的书斋“可斋”，恰好正对天柱峰，开门见山，葱郁如嵌，使陆游爱人骨髓。

且这里更有一种浓郁的文化气质，从兰亭天章寺的疏钟，到大禹寺的暮鼓，从葛仙翁的丹井到夕阳残照中鲁墟故家的颓垣废甃，从烟浦渔歌到稽山之土，越王之魂，都引发着诗人陆游的诗兴，促使他一捕捉，融入诗篇。

于是乎，陆游的思想感情乃至诗的风格品位，都发生了变化。

当然，他还在读道书，但已不像在豫章时那样沉溺，所读之书，也不过是《鸿宝》、《黄庭》而已。

真正使陆游思想放松乃至有所解脱的，还是家乡的真山真水与湖村人民质朴的真情。

这简直要使陆游陶醉了！他在词《鹧鸪天》中写道：“插脚红尘已是颠。

更求平地上青天。

新来有个生涯别，买断烟波不用钱。

沽市酒，采菱船。

醉听风雨拥蓑眠。

三山老子真堪笑，见事迟来四十年！”(《文集》卷四九)他把书斋的名称定为“可斋”，并解释其义说：“得福常廉祸自轻，坦然无愧亦无惊。

平生秘诀今相付，只向君心可处行。

”(《书室名可斋或问其义作此告之》)凡此皆可看出他的自适自足的心态。

陆游是位以真性情写诗的诗人，他一接触北复中原的话题，便有风樯战舰、金戈铁马的神来之笔，而一接触农家田园，也就立即出现生趣盎然、秀色如画的诗篇。

他早在福州时，偶一出县，便留下了“飞飞鸥鹭陂塘绿，郁郁桑麻风露香”(《还县》)的诗句。

眼下他置身于山光水色、烟霞明灭之间，他的田园诗便由此而产生了，他写出了更多描绘和讴歌大自然之美的诗篇，观察之细，体会之深，感情之真，用笔之活，均在笔下的诸般鲜活景色之中，具有一种情景交炼之美。

对此，将在本书末章专题评述，此姑从略。

不过，陆游并没有真的完全为湖光山色所陶醉，出于他的爱国良知，他仍关怀着国家命运，为国家的喜忧而喜忧。

<<陆游评传>>

陆游回到山阴后，说过“余生知有几，且置万端忧”(《随意》)的话。

其实，在他的实际生活中和他的感情世界里，并没有做到这一点。

他在《寄龚实之正言》中说了实话：“学道皮肤虽脱落，忧时肝胆尚轮囷。

他在《题十八学士图》中仍然痛切地批判奸臣误国；在《闻雨》中，他又感慨时光流逝，自己年已向老而又壮心不已，以至于“夜阑闻急雨，起坐涕交流。

乾道三年，当力主向金人求和、投降的奸臣龙大渊、曾觐被陆游的好友陈俊卿等力奏其罪而被赶出朝廷的时候，消息传来，陆游十分高兴，作《十月苦蝇》诗二首：村北村南打稻忙，浮云吹尽见朝阳。

不宜便作晴明看，扑面飞蝇未退藏。

十月江南未拥炉，痴蝇扰扰莫嫌渠。

细看岂是坚牢物，付与清霜为扫除！钱仲联先生解释这首诗时说：“按诗意盖为是年孝宗黜主和派龙大渊、曾觐二人而发。

此说甚是。

借物言志正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之一。

尤、曾二人虽然被黜出朝廷，如同浮云吹尽而见朝阳，但这两个奸贼并未彻底倒台，而是外补(龙为浙东总管，曾为福建副总管)，还有卷土重来之虞。

因而，“不宜便作晴明看”，还应该继续痛打，要“付与清霜为扫除”；七百五十八年后，鲁迅先生精辟而形象地提出痛打“落水狗”，与陆游的痛扫“苍蝇”；其精神实质是相通的。

一是因为陆游写了不少抗金诗，积极宣传抗金思想，而且这次进京后，变奉加厉。

这在主和(投降)派官员看来，是决不能容忍的。

这一伙丑类是决不能容许陆游在京待下去的。

陆游这次在京时间虽不长(仅约一年)，但其抗金收复的爱国思想却表现得相当强烈。

他和满朝主和(投降)派论调相反，提出不可“弭兵”。

他在人京前就曾说过“蓬窗老抱横行略，未敢随人说弭兵”(《书愤》)的话；人京后，语气更为强烈，摆出了质问主和(投降)派的架势：“渭桥耻未雪，孰谓弓可橐”(《晨起有感》)而且他连做梦都在准备和敌人拼杀。

其诗《我梦》就记载了他到京百日时做的一个奇梦：“我梦人烟海，初日如金熔，赤手骑怒鲸，横身当遏龙。

这曲折地反映出陆游不甘在军器监投闲置散、意在铅刀一割上阵杀敌的心态，故诗末云：“平生击虏意，裂眦发上冲，尚可乘一障，凭堞观传烽。

而且，陆游的抗金主张并不是止于空喊口号，他是务实的，他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，了解敌情，研究北方的军事地理。

淳熙十六年春，潘柟出使金国。

潘柟不仅是诗人，而且通晓军事(官福建兵马钤辖)。

故陆游在送行时托他一路注意考察出兵的路线，其中要特别注意黄河上的军事要津孟津(在河南孟县，又名盟津，周武王伐纣，与诸侯会盟于此)、白马津(在河南滑县)以及金兵屯戍情况，并相约：“君归解鞍藉芳草，细谈塞北忘予老。

”(《送潘德久使蓟门》)同年秋，张同之寺丞出守滁州(今属安徽)，陆游作《送张野夫寺丞牧滁州》，诗中特别嘱托张同之在滁州考察宋太祖当年奔袭清流关、攻克滁州的战场遗迹，并请他画出地图寄回来，以便研究关河防守问题。

凡此，皆使主和(投降)派们惊恐不安。

他们尤其惊恐不安的，是陆游上给孝宗的一道《上殿札子》(《文集》卷四)，其中谈到抗金、战备，极论金不可信，和不可恃，并且尖锐批评了主和(投降)派，有极大的鼓动性。

这在主和(投降)者们看来，无疑是投了一颗大炸弹。

因为这是上给“人主”孝宗的，设若孝宗为其所动，认真考虑起抗金的事来，主和(投降)者们的末日也就为期不远了。

<<陆游评传>>

这就是他们决不容许陆游留在朝内的根本原因。

其实，陆游入朝后就一直受到主和(投降)派们的谗毁，陆诗《仪曹直庐》云：“谗波虽稽天，来遽妨人狂。

”写作抗金诗文，在当时虽然还不能被明目张胆地宣布为罪过，但却必然会引起占统治势力的主和(投降)派的忌惮，并由此招致飞来的横祸，而且所施加的种种横祸名目又与抗金绝无关系，而是另立名目如“污秽之迹”、“嘲咏风月”之类。

这正是那帮丑类的“高明”之处。

何澹给陆游编造的罪名，便是这种伎俩的体现。

不过，这罪名只能蒙蔽糊涂的光宗皇帝，外间舆论却是洞如观火，公正无私的。

陆游罢官时，朱熹就一眼看出原因在于陆游诗写得太多，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诗，罚令不得做好官也。

”(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四三《答徐载叔贻》) ……

<<陆游评传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前言 从“思想家”的角度为陆游立传，应该说是符合陆游生前愿望的。陆游本不想做诗人，而是志在“经世”，更希望做战士，奋战在抗金和收复中原、统一国家的战场上。

种种原因逼得他既不能经世，又做不成战士，“空回英概入笔墨”，才不得不去做诗人，而且竟“六十年间万首诗”，成了中国历代诗人中诗作最多的诗人。

思想家不一定(也没有必要)是诗人。

但是，真正的诗人必然是思想家。

真正的诗人，必然能站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高峰，以深邃敏锐的艺术眼光洞察社会和人生，与时代和人民同呼吸、共感情，并用他的诗歌表现之、抒发之，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贯彻在他的诗歌中的，是其思想的结晶，同时也是那个时代先进思想的反映。

这是真正的诗人，自然也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。

陆游正是这样，他既是诗人，又是思想家。

然而，要从“思想家”的角度为陆游写评传，要首先给陆游的思想准确定位。

如此，就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，以彼时彼地的历史环境和陆游实际思想表现，作为分析、判断的基础，从而找出其核心思想，即在陆游一生中起主导作用的思想，以及由此发展、衍生出的其他思想及其所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思想体系，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。

为此，有几个原则性问题有必要首先重新说清楚。

第一，宋金战争的性质问题。

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

女真族便是其中之一。

当宋徽宗政和五年(1115)女真首领阿骨打(金太祖完颜曼)称帝建立割据政权金国的时候，女真族的社会形态才刚从原始部落进入奴隶占有制。

而当时的宋王朝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方面皆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期，如陈寅恪先生所说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

(《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》，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)史学家吕振羽许先生亦称为“中世纪末期的全盘期”(《中国历史研究提纲》，《民国丛书二编》)。

而女真上层集团主动发起的侵宋战争，入主中原，从其主观上说，既有夺取中原与宋分割中国的政治野心，更有极大的经济掠夺、财富占有的欲望。

当其初主中原的时候，曾以其落后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，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，掠夺性的经济剥削和无休止的兵役负担，给中原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。

这显然是以其落后的社会形态冲击、破坏中原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，直接造成了国家长达百余年的南北分裂，再次形成南北朝割据状态。

分裂，是国家的重大灾难，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。

在女真上层集团入主中原的过程中，虽然在播撒了民族仇恨的同时，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女真族的发展，使女真族在中原文明的基础上短时间内摆脱了落后状态，一步跨入了封建社会阶段。

但这是以中原乃至江南地区人民的相对破产、广大人民(包括女真族人民)蒙受极大灾难与牺牲为代价的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为之大大滞后，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。

所谓“民族融合”，本来是通过正常的民族间的交往就可以达到的，这里却用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两军对峙乃至血与火的战争，才从客观上局部地达到了。

然而，这种“民族融合”决不是女真族统治者的主观追求，而是不可避免的、自然而然的社会现象。

由此可知，宋金战争的性质，在金国来说，是非正义的，属于“破坏性战争”，战争的灾难主要是由金国上层统治集团造成的。

……

<<陆游评传>>

编辑推荐

其他版本请见：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：陆游评传》

<<陆游评传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